

南洋學會叢書之十九

戰前星華社會結構與領導層初探

楊 進 發 著

新加坡南洋學會

一九七七年

本書印刷費由

新加坡益豐五金行

捐 助

特 此 誌 謝



戰前星華社會結構與領導層初探

作 者：楊 進 發

出版者：新 加 坡 南 洋 學 會

新加坡郵政信箱七〇九號

定價：星馬叻幣六元，國外美金六元

承印者：台北市宏業書局有限公司

一 九 七 七 年 初 版

陳 序

五十年前名律師宋旺相編著「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星華百年史),自新加坡開埠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1819—1919)為止。

嗣後在1920和1930年代間,用華文敘述華人領袖的軼事者,據我所知,有檳城的楊漢翔(註一),和馬來亞的林博愛、林青山父子(註二)。

在中國方面,號稱華僑學府的暨南大學,由劉士木提倡南洋研究,利用日本方面的資料,頗有可觀。及中日抗戰,士木南來與陳育崧、林惠祥、張禮千等,創辦南洋學會,繼續這種研究工作。

第二次大戰後,前英、荷、法、美殖民地相繼獨立,本國學者開始積極研究星馬歷史及社會組織,其最著者,有在澳洲講學的王廣武、楊進發等。

七八年來,楊博士將其心得,先後在星洲日報發表,公諸大衆,我均一一執讀,視若拱璧,因為我亦曾寫了幾十篇,本世紀前五十年僑領的傳略。可是我是根據我本人見聞所及的,而未能如他,作有系統的深入研究。楊博士等作學術研究時,有充份的時間、工具和助手。在資料來源上,他們又得利用國家和大學圖書館的參考圖書,國家檔案,以及英國博物院著名圖書館所收藏的,前殖民地政府致殖民部的各種報告和會議錄,遠非一般寫稿者只能翻翻舊憲報及舊報刊

者，所能望其項背。

現在南洋學會要爲楊博士刊行專集，定名爲「戰前星華社會結構與領導層初探」，楊博士與我志同道合，堪稱爲忘年之交，所以我喜爲之序，凡對此道具有興趣者，應以得先觀爲快。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卅一日 八十老人陳維龍

附 註

(一)楊漢翔又名彩霞，原籍福建漳州，早歲南來檳城，有文才，下筆千言。同盟會南洋總支部從星洲移至檳城時，吳世榮任主席，楊任秘書。及民國成立，南京設參政會，吳任馬來亞首席代表，楊任秘書。第二次革命失敗後，吳楊南返，鬱鬱不得志。楊常投稿光華日報，討論時事，一九二〇年代，曾出版馬來亞華僑名人錄。

(二)林博愛原名貽博，原籍福建永春，早年參加同盟會，與檳城光華日報頗有關係，後陳嘉庚創辦南洋商報，他與子青山，先後任重要職員，并出版馬來亞華僑名人錄多期。

自序

戰前星華社會結構與領導層初探，一共蒐集了凡十九篇有關此問題之文章。在此十九篇之作品中，其中絕大部分都曾登載于一九七六年星洲日報各期之「文化」版上。本書要旨着重于探討戰前星洲華族的社會結構（諸如社團、政黨等等）與領導人物崛起與興盛之相互關係。

它亦討論華族社會組織的控制，對陳嘉庚等人物領導星華社會與政治活動的重要性。雖則，馬共的領導層已鮮明地脫離了幫與幫權的約束，而以超幫的階級利益來取代傳統的幫與幫權的勢力範圍與局限性，其他星華非共的社會與政治領導層（諸如陳嘉庚勢力與國民黨等等）卻仍然利用幫與幫權為彼等崛起的必經途徑以及權力之依據。換言之，戰前之幫與幫的觀念，仍然是一股有生氣與活力的社會結構之一環。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由于星華土生人口的增長，英殖民政權的撤退，中英文教育水準的提高，星島經濟與社會結構的複雜化與多元化，以及超幫與多元民族政黨的相繼湧現，星華社會的幫權實力已逐漸失去了權力的依據，這遂不得不造成了幫的觀念與幫權的影響力的衰退與沒落。

本書的寫作，除了曾利用傳統的官方與非官方的史料以外，尚曾走訪孫崇瑜、陳維龍、陳育崧、許雲樵、何葆仁、胡少炎、林邦彥、前華民政務司佐頓，以及已故林戊己等先生。筆者衷心地感激長輩們對余之愛戴，給余提供了不少有價值之口述資料與掌故。

先父與先叔生前，曾對余之歷史研究與寫作給予極大之

精神鼓舞，余謹以此書獻給他們，以紀念他們生前對余之期望。

楊進發

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

阿德烈城

SOUTH SEAS SOCIETY MONOGRAPH NUMBER 19

*Chinese Community Structure and Leadership
in Pre-War Singapore*

By C. F. Yong

**South Seas Society, P. O. Box 709, Singapore
1977**

目 錄

第 一 章	從「新加坡華族會館志」試談星華社會結構 的本質問題.....	1
第 二 章	新加坡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宗族組織.....	6
第 三 章	戰前新加坡的福建會館.....	14
第 四 章	戰前新坡樹膠公會與華族社會.....	24
第 五 章	怡和軒俱樂部與戰前星華社會.....	30
第 六 章	戰前新加坡的吾廬俱樂部.....	38
第 七 章	戰前星華國民黨及其領導層.....	44
第 八 章	金文泰總督與國民黨.....	59
第 九 章	左翼領導層與戰前星華社會.....	68
第 十 章	戰前新加坡華人參事局.....	78
第十一章	戰前新加坡的華人領袖.....	86
第十二章	民族資本家林秉祥與和豐公司.....	103
第十三章	移風易俗，拆衝樽俎——何葆仁博士.....	117
第十四章	戰前星華領導層初探——侯西反.....	128
第十五章	戰前星華領導層初探——吳勝鵬.....	139
第十六章	戰前星華領導層初探——林金殿.....	147
第十七章	山東籌賑會與陳嘉庚.....	154
第十八章	陳嘉庚與卅年代民族主義運動.....	166
第十九章	戰前華民政務司署與何樂如孫崇瑜.....	177
	主要參考書目.....	193

第一章

從「新加坡華族會館志」試談 星華社會結構的本質問題

自從一九七〇年離星抵南澳，星洲日報便是我與獅城聯繫的主要媒介之一。我從未停閱該報各版所登載有關討論華族問題的文章與報導。吳華君在「星雲」版上有關星華血緣、地緣、與業緣組織的每篇作品，每每在拜讀之後，都留下了不少感觸，我甚佩服吳君嚴肅的工作精神與態度與寫作的幹勁能耐。我更佩服吳君作個承先啓后的歷史工作：搜集、整理及有系統地介紹及評論星華社會主要社團的組織及其演變的歷史。經過三年的耕耘，吳兄的兩冊大作，終於由南洋學會于去年四月間出版。對關心星華社會史與社會結構問題的讀者來說，這是值得興奮與慶賀的事。希望吳兄再接再勵，爲星馬華族歷史的研究及史料的整理，作出更多更好的貢獻。

在本書出版以後，我亦嘗拜讀李業霖先生（星洲日報九月二日及三日）與邱新民先生（同報九月九日至十二日）的兩篇書評。我極贊同李兄的看法，「沒有史料，史著是無從產生的。」而吳兄的主要貢獻，便在于史料的提供、整理、剪裁、編排、與總結，這是研究星華社會史初步與基本的工作。吳兄在其第一冊論著的導論中，曾很好地總結星華傳統社會組織的貢獻及其活動方向與前途，吳兄似尚未有機會更充分地討論星華社會結構的本質問題。在本文討論星華社

會結構的本質問題的過程中，我希望大家能夠繼續討論星華社會史研究的方向問題。

從吳兄的兩冊大作中，我們可以肯定星華社會，尤其是世界大戰以前的社會，是一個幫派林立，相互衝突、消長、調和的社會。各幫的血緣、地緣與業緣的組織，亦便是幫派社會的反映，亦往往是幫與幫之間衝突、消長與調和的線索。雖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星華社會已有超幫的組織與不少超幫的領導人物出現，華族社會基本上仍然是幫權沖激消長的幫派社會。原來，許多華族傳統社會組織是以幫為依歸，各幫往往利用幫的各種傳統社會組織以鞏固各幫的權力與威勢。在中國民族主義的傳入與沖激下，幫派的觀念仍然根深蒂固于華族社會中。而吳兄所討論的三種社會組織，也便是華族社會結構中的三個重要的幫派環節。

在戰前二百餘間血緣與地緣的團體中，絕大多數都是與幫關係密切的組織。雖說以血緣為主的宗親總會表面上是超幫的機構，實質上此宗親總會的結構乃是基于各幫宗親會為會員的。又以業緣的組織來說，戰前一百餘個華族行業公會中，以幫為單位的約佔五十巴仙左右（共五十八個單位）。戰前的華族地緣組織的發展與演變，是星華幫權社會的全盛時代，各幫的鄉、縣、府、省會館紛紛成立，相互合作與競爭。華族社會地緣組織的湧現，一方面是代表華族社會的分裂性，另一方面是反映各幫人口增加，組織能力增強，文化水準提高，以及經濟力量鞏固的歷史事實。換言之，華族社會已趨向成熟性，安定性與複雜化。雖然，本世紀三十年代的抗日愛國的熱潮稍為削弱幫與幫權的觀念。在實質上，此

民族主義並未突破星華社會的傳統結構。由于幫權與華族社會領導層的競爭激烈，三十年代星華社會出現了一股幫權運動，各幫自覺地推動團結各幫鄉人的組織。琼、福州、潮、廣等幫所搞的是泛馬的團結運動，而客與福建幫卻發動團結南洋客、閩人之運動，而在日本南進之前，東南亞華人遂有香港崇正總會的成立及新加坡閩僑所組織的東南亞閩僑總會。這個幫權運動，不但增加了星華幫派觀念的延續，同時亦增強了以幫為基礎的社會結構。

此外，華族的政黨（國民黨）與華族社會的最高機構（新加坡中華總商會）的組織與結構，亦無疑反映星華的幫權社會。在國民黨成立以前，同盟會在星之分會是緣幫界來組織的。孫中山先生把星華分成六幫（閩、廣、潮、琼、客與僑生），而同盟會之會務則由各幫人士負責推動與宣傳。新加坡的國民黨雖早在一九一四年為英殖民政府所禁，不過其地下組織確是存在的。譬如一九二九年，新加坡有國民黨總部，屬下有九支部及四十一分部。此支分部基本上是由各幫的黨人依緣幫界所分別組織與領導的。在一九二九年時，英政府統計國民黨在星的會員為 1,270 名。中華總商會在許多方面可謂是超幫團體。不過，在組織上，它無疑是幫權社會的具體表現，其分幫選舉，董事數目由幫分配，會長由廣閩兩幫輪流擔任的例子是大家所知悉的。

在幫權沖激，幫派分合的社會，以省、州或方言羣體為依歸的地緣組織，便是各幫的最高機構。因此，閩幫的福建會館，客幫的南洋客屬總會，潮幫的潮州八邑會館，琼幫的琼州會館，三江幫的三江會館，以及代表非閩幫利益的廣東會

館（一九三七年成立），便是幫人的領導團體。此種團體，不但集中幫內之人力、財力與物力，統帥各邦之大權，而且亦料理幫中大小事務。毫無疑義的，此種組織，是各幫領導人物的必爭之地盤，亦是華族社會結構最重要的關節之一。誰能夠成為會長或主席，誰便是一幫之長。不過，如果要成為超幫的領袖，一幫之長往往必須通過兩條升堂入室之途徑，一則是躍上中華總商會董事之寶座，堂堂正正地成為埠中全體華族的代言人。其二或則通過幫的最高機構，以幫首的名譽，來號召或推動各種超幫的社會活動。陳嘉庚在三十年代，以福建會館主席身份，發動一個轟轟烈烈的抗日愛國運動，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陳六使亦然，他于五十年代以福建會館主席身份，領導華族各階層來創辦南洋大學，便是另一個例子。

除了吳華兄所討論的三種傳統社會組織以及林孝勝等合著「石叻古跡」（南洋學會叢書第十三種，一九七五年四月出版）之宗廟以外，星華社會的文化團體（如校友會、音樂會、青年勵志社、南洋學會等等），娛樂團體（如俱樂部等），政治團體以及星華社會最主要的團體——星加坡中華總商會等等，都是星華社會結構不可缺少的重要元素。陳育崧先生的看法是異常正確的，如果要研究華族領導層與其智囊關係，我們必須研究俱樂部的組織、結構與其活動能力。星華社會的怡和軒、吾廬、維基利俱樂部、中華俱樂部、同仁俱樂部、醉花林、丹絨禺俱樂部以及海天游藝會等都會是星華社會藏龍臥虎之地，局外人也許不容易知道其重要性。至于戰前與戰後之星華職工運動與組織以及星華政治團體，亦是研究

社會結構不能避免的大題目。聞戴淵兄在香港研究戰後星馬職工運動有成績，崔責強兄正着手研究星馬國民黨問題，兩者研究成績當能填補星華社會結構組織之不足。願星島青年學人與有志之士，能繼續站穩研究與寫作崗位，重寫星華社會史，對星華歷史以及新加坡國史的研究作出貢獻。

戰前的星華社會，雖然已有了超幫人物與機構的出現，基本上仍然以幫為依歸，以幫為基礎的「幫權」社會。雖然，階級的社會已經形成，階級的思想已經開始傳播，階級的衝突亦已開始明朗化，我認為它還不是星華社會史的主流，亦還不是星華社會結構的最重要環節之一。不過，星華階級社會到底演變到什麼程度，這倒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難題。

第二章

新加坡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宗族組織

前言

以血緣組織爲基礎的華人宗族會館，乃移民時代的社會產物。正因爲他們還能適應移民環境的需要，故能隨着華族人口的增長而增加。在歷史上，這些會館曾經是華族社會活動的核心之一，亦曾是華族紳商做『僑領』的升堂入室之必經途徑。到達興邦建國之今日，新加坡上百個的宗族社團，琳瑯滿目地點綴在市區各地之商店行間裏。他們在華族社會史上，到底是怎樣發展起來的呢？在建立多元民族國家的時代中，他們尚能扮演怎樣的角色？這是本文所要討論的兩個主要問題。

華族社會與宗族團體之形成及發展

十八、十九世紀中國海禁雖嚴，廣福二省人民冒生死，渡遠洋，翻山嶺，披荆斬棘地在東南亞各地謀生活。他們勇猛剛強，海水到處，無地沒有華族之足跡，而早期的新加坡的開闢，亦和華族的冒險精神分不開。廣東臺山籍人曹亞志，膽大心細，捷足先登星陸，協助萊佛士插旗於水仙門康寧炮臺而有功。萊佛士賜地曹亞志於火城，而曹氏便在火城興建曹家館，爲臺山曹氏族人聚集及互助之地，此曹家館乃新

加坡華族社會最早成立的宗族會館，其創立年日雖無可考，似稍早於一八二二年臺山及梅縣人所創立之寧陽與應和會館。

十九世紀的新加坡，是華族人口流動到馬、印各地的轉運站，到了本世紀初，華族社會已稍具規模，人口增長到了十六萬有餘，其中以福建、廣東、潮汕、瓊州及客屬等籍人爲衆。在這個不大不小的華族社會中，不少宗族會館已落地生根，在本邦發展起來。繼曹家館之後，臺山黃姓族人亦於一八五四年設立臺山黃家館，而陳姓之四邑人亦手創陳氏會館於一八四八年。一八七三年，三邑及四邑人亦組織劉關張趙古城會館（初名四姓公司，後改爲四姓會館及古城會館），爲祭祖先祠墓。新加坡潮州黃姓族人亦在一八六六年創立潮州江夏堂，福州人方面，早已有福建王氏宗祠——閩王祠的設立。福建林氏設立林氏九龍堂於一八五七年；而以陳金鐘、陳明水領導下的福建陳姓族人，亦在一八七九年建立保赤宮陳氏宗祠。這保赤宮陳氏宗祠發展到今日，其屬下已有二十餘個各屬氏族團體。

廿世紀的時代是華族人口及經濟勢力突飛猛進的躍進時代，華族社會已逐漸從移民社會演變成平穩定居的社會，百家姓上各個幫派的宗族社團，便紛紛出現在這繁榮向上發展的邦國裡。在表面現象上，宗族會館之林立勢必造成零亂分割的局面，鼓勵小羣意識之建立。實際上，大批宗族會館之矗立，却也促進華族社會結構之嚴密與有組織。從今天建國的眼光來看，凡是過分強調幫派，姓界的重要性都是落伍的，可能會削弱國家民族意識之成長。但是，在殖民地時代政

府根本不鼓勵愛國觀念的情況下，宗族社團照顧小羣的目標，却也原是無可厚非的。

第二次世戰後，宗族會館在復興的華族社會里曾起了新的，好的變化，那便是宗族總會或聯宗會的成立。這個現象的產生可能是華族社會有鑑於小羣組織在日本時代備受異族摧殘的結果。有眼光與膽識的宗族領導人，體會到小羣組織的薄弱，紛起聯大宗、合大羣地組織總會，以聯絡各邦籍之宗族人士。以下是一九六八年全星主要的宗族總會，其創辦日期或註冊年月亦予以列下，以備參考。

戰后新加坡的宗族總會

名 稱	創辦日期	註冊年月
新加坡保赤宮陳氏宗祠	1879	
南洋唐氏宗會		1954
新加坡藍氏總會		1948
南洋江氏總會	1937	1966
星洲隴西李氏總會		1907
新加坡林氏大宗祠九龍堂	1857	1962
家族自治會		
新加坡余氏總會		1929
南洋洪氏總會		1938
新加坡張氏總會	1938	1962
星加坡馮氏總會	1951	1951
星洲梁氏總會	1940	1950

鄧氏總會	1935	1947
馬來西亞招氏總會		1964
新加坡劉氏總會		1939
南洋盧氏總會		1947
新加坡胡氏總會		1948
南洋黃氏總會		1950
南洋謝氏總會		1948
南洋范氏總會		1953
南洋方氏總會	1950	1947
南洋周氏總會		1955
南洋趙氏總會		1956
新加坡南洋薛氏總會		1963
新加坡沈氏總會		1957
新加坡翁氏總會		1965
南洋程氏總會		1963
蕭氏總會		1948
新加坡莫氏總會		1954
新加坡許氏總會		1949
南洋郭氏總會	1949	1950
新加坡楊氏總會	1950	1961
星洲葉氏家族公會		1961
南洋新加坡黎氏聯宗總會	1950	1949
星洲延陵聯合會	1928	1965
南洋馬氏總會		1957
南洋潘氏總會		1957